

丹顶鹤

刊头题字:吴洪春

小满盈心

每年5月21日前后,迎来一年二十四节气中第八个节气——小满。小满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元代吴澄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上说,四月中,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意即小满时节,小麦等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尚未饱

满,故称“小满”。南方地区的小满则另有寓意,“满”是指雨水的盈缺。有农谚“小满不满,干断田坎”“小满不满,芒种不管”。意思是说若小满时节田里蓄不满水,就可能造成田坎干裂,甚至芒种时也无法栽插水稻秧苗。

里下河地区属于中国地理位置典型的南北方交汇地之一,小满时节的万物景象既有北方的影子,又含有南方的寓意,其景、情、意诚如欧阳修《归田录·小满》中描写的一样——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垄头麦,迎风笑落红。短短四行诗,区区二十字,写尽了小满时节视觉上、听觉上、心境上迷人的景色和心情。小满时节,正值农历四月中旬,择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无论走到哪一处田间地头,都能听到夜莺在声声啼鸣,隐隐约约看到绿柳在轻拂堤岸,抬眼望去,一轮明月高悬万里长空,清辉洒满万顷庄稼地;清辉之下,日渐成熟的麦子迎风摇曳着只此青绿的麦穗,笑迎纷纷飘舞的落花……如此宁静的

田园夜景,无时无刻不孕育着丰收在望,这怎能不打动诗心、唤醒诗性、激发诗兴……让后人沉醉于诗情,流连于小满时节。

古时将小满分为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靡草死,三候麦秋至。意思是说在小满第一候,苦菜已经枝叶繁茂;第二候,一些喜阴的柔弱草类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第三候,麦子开始成熟。此时,全国各地正陆续进入夏季。在里下河地区,小满时节,夏收作物如小麦、大麦、菜籽、蚕豆、豌豆等已接近成熟,春播作物如黄瓜藤、南瓜秧、茄子等蓄力牵藤,开花、结果,时间很短,正式进入“双抢”农事,“抢”收割大小麦,“抢”耙田上水栽秧……小满时节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下河地区的乡村大地,处处呈现“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的忙碌景象,抬眼望去,一轮明月高悬万里长空,清辉洒满万顷庄稼地;清辉之下,日渐成熟的麦子开镰了,打麦场上的脱粒机日夜轰鸣,河里的抽水机“突突”二十四小时歇人不歇机向新耙的麦茬地灌水……进

入小满时节的“双抢”农事,农人们一边喜悦着掂量自家大小麦的亩产量,一边自我调侃,浑身又要忙得脱层皮了!这种掂量和调侃,是小满时节带给农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最真实的体验,也是小满时节赋予农民心灵最接地气的幸福感。

小满小满,小中藏智,满中含喜。古人造就“小满”时节名词,既符合外在农作物的自然成长现象,又蕴含和衍生出许多人生的哲理——只求小满,不求太满、大满,小满刚刚好,太满大满则“满招损”,衍生出的小欢喜,正盈心,豁开了乐极生悲;衍生出的小幸福,正释怀,避开了福不同至祸不单行;衍生出的一日三餐吃个小饱,正健康,预防了脂肪的堆积和“三高”的降临……

小满盈心,盈的是农民劳动丰收的衣食无忧的幸福心,盈的是凡夫俗子对人生崇尚的知足常乐的明智心,盈的是芸芸众生对生命小满境界中以“小”至上的精致心……

□张大勇

立夏是个婴儿

妈妈说今日立夏
就是夏天来到人间
可是这天一早
打雷又下雨
难道夏天不高兴来到
想到小弟弟出生时
哇哇哭着来到妈妈怀抱
噢,原来立夏
也是个刚出生的婴儿

金鱼下蛋

鸡下蛋
鸭下蛋
金鱼会不会下蛋?
奶奶哈哈大笑
只有甲鱼会下蛋
没看见过金鱼这公干
奶奶,快来看快来看
金鱼正在下呢
它吐出来的泡泡
就是它下的蛋!

爷爷的笑

每当家里有开心的事
我就爱看爷爷的笑
他的脸胖
他的笑就大
他的脸上有皱纹
他的笑,就会开花

台历

那么多的日子
装在台历里
爷爷每天翻过一张
从不会忘记
我想要一个日子
我们一起玩耍
爷爷给我的是一张
“六一”

爷爷的刺

爷爷脸上有好多刺
黑色的,棕色的,白色的
爷爷您长这么多的刺
刺谁呀
爷爷捋着下巴
笑道:专制小淘气

滑滑梯

谁在我们屁股上
安装上轱辘
用笑声加油
我们一次次,把自
己开开去

猜谜语

什么春天地上流
什么冬天变花朵
什么下山会唱歌
什么有力举大船
爷爷爷爷我知道
这样东西到处有
它在您的茶杯里
它的怀里鱼儿游

天真热

天真热
空气都是烫烫的
妈妈说:湖里都是温开水
我看到一幢大楼的倒影
伏在河边
一定在痛快地喝水

□胥加山



七里桥记事(下)

春夏之交,是农家一年当中最忙的时刻。稻麦两季农活在此重合,哪季也不能有丝毫耽误。所以白居易感叹:“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一个“倍”字,道出农民此刻的艰辛。一边是“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需要刻不容缓去收割成熟了的庄稼,而割下的麦子要运输,要脱粒,要扬晒,要收藏,要交公粮。另一边是收割完的麦地需立即耕翻、上肥,耙田、灌水,将旱地变成水田,插上秧,种上水稻,这样才不会影响秋季收成。人们把这段时间称为“双抢”,应该是十分贴切的。季节不讲人情,时间就是生命。其间,紧张程度可想而知。许多人常常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累得疲惫不堪。幸亏智慧的七里人将麦子种成三种,圆麦、大麦、小麦。“三麦”分别早熟(圆麦),中熟(大麦),晚熟(小麦)。错开了一些收割时间,这才为人们赢得了一点喘息的机会。

割麦,是一年四季中劳动强度最大的农活之一。插秧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没有挑担挖沟泥等费力气,但十分缠人。一整天,站在水田里,弯着腰,不停地将秧苗一株株插到地里。等到天黑收工,腰如断裂一般。尤其是持续数天,甚至整个秧季,天天如此,那才是对人真正的大考。我和乡亲们一起在这片水田里有过“汗滴禾下土”的经历,甚至坚持过了一个秧季。什么叫辛苦?只有亲身经历,才会有深切体会。如果要问排在第一位的农业机械应该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插秧机。在我的心目中,这是最人性化的机械。今天,许多地方已经摆脱人工插秧这一环节,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早在多年前,七里的朋友告诉我,如今种水稻已不用插秧了,可以直接将稻种撒在地里,不仅省工,还能增产。听了颇感神奇。梦想成了现实。但愿有更多的科技和科技人员走进田野。

夏天,是宁静的季节。中午时分,被葱绿田野包围着的村庄和环绕着村庄的河流、沟汊,寂静得让人心醉。人们在车棚里、树荫下纳凉,躲避烈日。唯一打破宁静的往往是河里戏耍的少年。傍晚时分,河上传来“咚咚咚”木板敲击声和捕鱼人的吆喝声。那是一群鱼鹰正在捕鱼。捕鱼人一边划动双桨,一边脚踩特

制木板,发出急促声响,催促鱼鹰奋力向前。那年头,农民没有休闲的时候。气温再高,农活也不能耽误。烈日稍稍西斜,人们就冒着高温走进秧田,为秧苗除去杂草,谓之薅草。稻田里水是烫脚的,弓着腰,顺着秧行,一棵一棵拔去杂草。背上是烈日,胸前是土气。此刻,无不汗流如注。还有一种农活叫耙田。是用一种特制的工具,在一根长长的细竹竿上装上带有许多齿钩的装置,将其在秧行间来回拖动,既可以除草,又可以松土,还不伤害庄稼。田间管理学问真的很大,农田永远是个大课堂,农民就是老师。

汗水终于迎来了秋收。当黄灿灿的稻谷铺满原野,稻浪随风滚动,全村的老少,无不热切期盼着开镰的那一刻。吃了一个夏季大麦籽子,终将可以用白米取代了。虽然要完成国家公粮任务,自留的口粮并不富足,但喜悦还是充满人们的心头。秋天,是七里人最欢乐的季节。打谷场上一片繁忙,挑灯夜战是常事。面对收获,人们似乎永远不知劳累。

场,很大,一般建在村子的中央,或者和农田相连,运输方便的地方。做场的学问大得很,要由有经验的年长者来指挥。首先,在庄稼收获前夕,尽早将用作打谷的场地清理好。然后,细细地翻上一遍土,再将大土块破成小碎粒,然后均匀地浇水,让其自然晾干。其间,不能有任何触碰,更不能有脚印出现。干湿程度把握极其重要,全凭人的经验。一旦时机成熟,立即撒上草木灰,再由众人用石滚在上面反复碾压,直到平如镜面。做好的场地,虽是泥土,干硬后居然有了水泥的功效。让人惊讶不已,不得不敬佩劳动先辈们的智慧。

收上来的稻谷,连同秸秆,铺满场地。粗犷的赶牛人吼起虽然单调却也不失悠扬的赶牛号子,拉着石磙在场上一圈圈周而复始地转着。碾压后的秸秆,稻谷逐步分离出来,秸秆也变软。孩子们便在上面翻跟头,戏耍,捉迷藏。

随着西北风阵阵劲吹,气温下降,冬天来临,一层薄冰开始封锁河面。失去

村的变迁

七里的祖祖辈辈,不可能想到,赖以生存的村庄,会在21世纪的今天从地球上消失。

七里桥,八字桥,西虹桥,不存在了。土地沟,北闸沟,西沟浜,没了踪影。说不出名字的这河那河,好像也已不复存在。

远远残留在的几棵树,乡亲们说,那里就是虹桥。像彩虹一样的桥没有了,临河而建的房屋没有了,更没有了诗情画意的风帆和曾经繁忙的集市。眼前的这棵树,亲人们说,就是曾经的家。没有什么更让人如此思绪万千,百感交集。

这一切剧变,产生的根源,在历史的词典里无法查到。它不是来自自然因素,不是来自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无法抗拒的特大自然灾害,更不是来自多年前那样困于财力而导致桥梁倒塌,河道淤塞。它产生于一个历史性时代的历史性因素——改革开放。

历史一路走来,风风雨雨,此刻,突

然出现了一个重大拐点,拐得是那么惊天动地,而又那么从容不迫。七里,这片河沟纵横,村庄密布,祖辈耕耘,四季劳作的黏土地,转瞬间,有了一个祖辈们从未听说过的新身份——“高新区”。村庄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厂房和众多玻璃混凝土建筑。

六十多年前,老一辈七里人传颂着几句在全国广泛流传的口号,或者叫顺口溜:“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门汽车一跨”。说那就是将要进入的“共产主义”。人们在茶余饭后,田间地头谈论着,没有人真的相信会有那一天。即使相信,觉得那也是再遥远不过的事情。这里到处都是河流沟汊,祖辈在土里刨食。住的是茅草房,靠的是庄稼地,吃的是农家饭,走的是田埂路,过的是一条独木桥。哪来的“楼上楼下”?至于“电灯电话”,更是天方夜谭。“出门汽车一跨”,倒是充满期盼,问题是别说这纵横交错的河流,光是这满世界的黏土地,也不可能有什么“汽车一跨”。不相信有这么一天,不代表没有向往。年轻人期盼着哪怕当中的一项能够实现也好。

时光荏苒,正当岁月和辛苦终于一天天磨蚀了人们心头少有的向往,那三句话不再被七里人提起的时候,人们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门汽车一跨”,今天,谁也不会把这当成“共产主义”。这好像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演变过程。如今的楼,早已超出先辈们曾经认知的楼,是带有电梯的高层建筑,好像叫“回迁房”。电话,是放在口袋里的,随时随地可和不在身边的亲人沟通。走出走个亲,访个友,不光有大汽车,还有小汽车。出远门还有高铁。我不清楚,人们对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是适应还是不适应?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是完全的愿意还是有些不愿意?不管怎么样,历史回不去了。七里的后辈将要在每一个完全新的时代里开启自己新的生活。

七里桥、七里村在地图上消失了,永远也不会再回来。希望历史永远记得,在里下河这片土地上,曾经有座桥,叫七里桥;有个村,叫七里村。它是中华大地一分子,养育了世世代代七里人。

□何加正



吴雨欣 绘